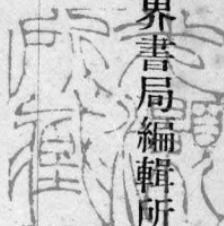


世界書局編輯所編校



中國笑話書七十一種

一百四十四卷

目錄一卷 卷首二卷

附錄二種二

世界書局印行

## 卷首上 中國笑話書七十七種書錄

先哲不離事以言理，凡實事不足以明其理者，則飾爲重言託爲寓言以喻之。莊子曰：『寓言十九，重言十  
七，』（見寓言編）謂寓言出於依託者十之九，重言出於增飾者十之七也。必增飾依託以爲言者，皆爲藉  
事言理而設，先秦諸子莫不然。故以子書證史事，必先察其所以言事之由而後始可引用也。七略附小說於  
九流，亦正以小說同於諸子之重言寓言，惟係專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詞（本漢書藝文志），有非因藉事  
言理而設者耳。重言寓言，有莊有諸，故笑話之見於文字，與重言寓言同始。如孟子、莊子、列子、韓非  
子之載宋人事即其例。其所以皆舉宋人者，殆因民間傳流先有宋人故事，遂被引用而致。據漢書藝文志，  
先秦已有小說專書，笑話爲小說內容之一部分，先秦諸子書中既已有笑話之記載，則先秦小說書中必亦有  
笑話之記載。駱頤疑漢書文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編，即孟、莊、列、韓等所記宋人事之彙集，如後世艾子雜  
說然。世以屬之宋鉢，鉢書應列道家或名墨中，今見於小說家者，或非鉢書。倘所度不遠，則此宋子應爲  
笑話專集之祖。文獻無徵，疑不能定也。舍此不論，漢魏間之有笑話專書，文心雕龍及隋書經籍志已著於  
鉢。其佚文遺編，今尚可徵。中歷隋唐，作者繼起，宋明兩代，成書尤繁。或祖錄傳說，或自創新語，或  
真錄遺文，或增刪舊編，後因於前，重文自多，今所輯錄，酌刪其複，至過於庸俗猥亵者，亦削而不載。  
計輯書七十七種，除先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第一集六種外，本編實收七十一種，都凡一百四十四卷，一  
千八百一十二則。明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九十笑韻全卷，皆爲「笑談書名」（見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十四  
），惜此卷不在見存大典各冊內，無由取資。今別爲中國笑話書錄二卷：上卷著錄本編已收及本局已刊  
之七十七種；下卷爲佚書、待訪書四十六種；今人所編古笑話集五種，並附著之。書後錄劉勰文心雕龍諸  
譜篇及趙旭初中國笑話提要，一以其爲笑話文字之理論，一以其足補書錄之所未詳也。笑話之以諷刺勸戒爲

旨者，猶諸子之藉事言理；其記民間傳說，士夫軼聞，亦足以觀政治之隆污，俗尚之升降，堪爲治史之助。且笑話爲俗文學之一支，以表現機智、敏慧、巧思、妙語爲主，幽默雋永，要言不煩，在小說中猶韻文之有絕句、小令。昔之治文學史者，每不注視，徒以諧謔消遣目之，不足盡笑話書之爲用也。排校既畢，爰敍其旨歸如此。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江寧楊家駱識。

第一種 笑林輯本一卷，補輯一卷，魏邯鄲淳撰，清馬國翰輯。是書隋書經籍志小說家著錄三卷，云：『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駱案三國魏志王粲傳引魏略：『淳一名竺，字子叔（法書要錄作字子淑），穎川人。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臨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北史江式傳：『式上論書表有曰：陳留邯鄲淳，與張揖同時，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楫，以專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則淳應是魏人。兩唐志著錄是書卷數與隋志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云：『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謂諸之巨觀。」笑林本此。』是此書趙宋時尙存，唯卷帙由三卷擴爲十卷，當有後人附益。原書今佚，馬國翰輯本序略曰：『此書皆記古今可笑事，今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及廣記諸書輯錄爲卷，凡二十六條，宋僧贊寧筭譜引吳人賀賓一條，笑林上云：「陸雲字士龍，爲性喜笑。」非曾見笑林原書，今以國翰所輯較備，故舍陳本用馬本、國翰漏而未輯者另爲補輯一卷附於後。』

第二種 陸氏笑林輯本一卷，晉陸雲撰，一名笑事。今僅見宋佚名五色線卷下及釋贊寧筭譜引「漢人賀賓」一條，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五子部小說家類據五色線著錄。

第三種 敦煌卷子本啓顏錄四卷

第四種 敦煌太平廣記本啓顏錄一卷

明。

第五種 類說本啓顏錄一卷

第六種 續百川學海本啓顏錄一卷

第七種 廣滑稽本啓顏錄一卷

第八種 捧腹編本啓顏錄一卷。啓顏錄隋侯白撰，第一種，敦煌卷子本，存論難、辯捷、昏忘、嘲諭四篇

，定爲四卷，嘲諭篇末題『開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于二舅家』，今據全錄；

第二種，新從明談愷刻太平廣記輯出者共二十五則，定爲一卷；第三種，明刊類說卷十四載十七則，今

省併重複得十則，定爲一卷；第四種，明吳永輯續百川學海廣集載十則，署『唐侯白』撰，清順治刊本

說郛所載全同，正文仍署『唐侯白』，目錄則誤署『劉蕡』，今省併重複得九則，定爲一卷；第五種，

明萬曆甲寅（西元一六一四）陳禹謨輯廣滑稽卷二十二所載，原共四十五則，今省併重複得二十一則，

定爲一卷；第六種，明刊本許自昌捧腹編一則，定爲一卷。唐書經籍志卷下小說家、新唐書藝文志卷三

小說家均載『啓顏錄十卷，侯白撰』，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類：『啓顏錄八卷。不知作者

，雜記詼諺笑事，唐志有侯白啓顏錄十卷，未必是此書，然亦多有侯白語，但訛謬極多。』宋史藝文

志五小說類著錄『皮光業啓顏錄六卷』，不作侯白，侯白隋初人，光業五代時人，或此書由侯白首創，

後代續有所增，從書內直稱侯白，及內有唐人笑話，可知已非侯白原本矣。

第九種 諸嘵錄一卷，唐朱揆纂，原四十三則，今據明末杭州刊雪濤叢書本選錄三十九則；說郛本作譏劉

訥言撰，蓋以劉訥言別有俳諺集十五卷，新唐書藝文志內部子錄小說家著錄，說郛本誤爲一書也。

第十種 笑言一卷，撰人不詳，今僅見太平廣記一條，（此條亦見醉翁談錄及事林廣記、嘲戲綺談。）則亦當爲宋以前人所撰，定爲一卷。

第十一種 羣居解頤三卷，宋高懌撰，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三十二載此書，注作者爲『唐高擇，號高素處士』，清順治刊本說郛作『唐高懌』，宋史藝文志著錄三卷，作『高擇撰』。按作『高懌』是，高懌見宋史隱逸傳，仁宗時賜號安素處士，今改署宋高懌撰。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原共十八則，今選錄十五則；講『論語』以下四則，則據清順治刊本說郛所選錄也。

第十二種 艾子雜說一卷，舊題宋蘇軾撰。是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振孫疑非軾撰，然既見於直齋書錄解題，則至遲亦當出於南宋時。本局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第一集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十三種 調諛編一卷，明王世貞次宋蘇軾語而成，見收于世貞所編蘇長公外紀。今據明燕石齋刻本選錄二十八則。

第十四種 遷齋閑覽諸喙一卷，宋范正敏所撰遷齋閑覽十門中一門也。原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今據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三十二全錄其諸喙一門，並據類說卷四十七所載補錄二十則。說郛題：『遷齋閑覽十四卷，宋范正敏，福州長溪縣令。』

第十五種 軒渠錄一卷共十三則，宋東萊先生呂居仁撰，今據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七全錄，並以清順治刊本說郛校之。

第十六種 善譴集一卷宋天和子撰，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四下小說家著錄宋寶萃善譴集一卷，或即一書，則天和子當爲寶萃之別號。清順治三年刻本說郛卷三十二共收錄八則，今選錄七則；又明刊本陳禹謨廣滑稽卷二十五共收錄二則，今選錄一則。

第十七種 開顏錄二卷，宋周文玘撰。宋史藝文志五小說類著錄：『周文玘開顏集二卷。』宋陳振孫直齋

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同。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四下小說家著錄：「開顏集三卷，周文規。」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六十五題：「開顏錄一卷，宋周文玘，試祕書省校書郎。」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五子部類書類著錄司馬泰古今彙說，其卷二十爲「開顏集周文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說類存目：「開顏集二卷，宋周文玘撰」，並辨三卷爲二卷之誤，規爲文玘之譌。今據說郛本全錄，並轉錄直齋書錄解題及四庫提要之關於是書者如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未知何時人。以古笑林多猥俗，乃于書史中鈔出可資談笑者爲此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二：「開顏集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周文玘撰。文玘嘗官試祕書省校書郎，其里籍未詳。此書通考作三卷，此本僅上下二卷，而所載三十五事與自序合，疑通考誤「二」爲「三」也。「文玘」通考作「文規」，書錄解題謂「文規未知何時人」；然此刻本「玘」字分明，亦疑通考傳寫之誤。其書皆古來諺諧事，各注出典；然其中如世說濟尼一條，無可笑者，列子攫金一條，增「吏大笑之」四字，後漢書袁隗婦一條增「隗大笑之」四字，皆非本文，亦一病也。」

第十八種 絶倒錄一卷，宋朱暉撰。暉字養晦，錢唐人。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四十四，清順治三年刻本說郛卷二十三各收錄三則，其中有二則相同，實共存四則，今據順治刻本選錄一則。

第十九種 漫笑錄一卷宋徐慥撰，清順治三年刻本說郛卷三十四收錄十五則，今選錄四則。

第二十種 諸史一卷，宋沈括撰。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說類存目二。明嘉靖甲辰（一五四四）儼山書院刊古今說海本，原共八則，今選錄一則。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卷二十三所載八則，與古今說海本同。惟題：「諸史二卷，宋沈括，書人。」與四庫存目異耳。茲轉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二：「諸史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舊本題宋沈括撰，始末未詳；書中載

有趙師鼐爲臨安尹時事，則嘉定以後人矣。所錄皆汴涼舊聞，以多諷嘲之語，故名曰諧史。其載吳興項羽廟事，謂「鬼神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又謂「魑魅罔兩，假羽名以興禍福」，所論頗正；然與書名頗不相應，疑亦後人雜鈔成編也。』

**第二十一種 醉翁談錄嘲戲綺語一卷**，宋羅暉撰。醉翁談錄全書本局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第一集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二十二種 稽川笑林一卷**，類說卷四十九載稽川笑林共十則，不著撰人，今據明刊本全錄。宋史藝文志小說類有路氏笑林三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四下小說家著錄笑林三卷路氏，未知即此書否？郭子六語卷四引「非常不敢說」一則，卷六引「大舜善與人同賦」至「行令」五則，一共六則，同於此書，稱出笑林，未冠「稽川」二字。

**第二十三種 拙掌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四十四卷小說類存目二著錄，謂舊本題元人撰，雪濤諧史本則題『宋邢居實撰，陶宗儀輯』。清順治三年刊本說郛卷三十四所載，與雪濤諧史本全同，撰人則題『宋元懷』，涵芬樓排印明本說郛作『元口口口，號顰然子』。今據雪濤諧史本全錄，並據古今說海本，涵芬樓排印明鈔本說郛補錄未見各條。茲轉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二是書提要如下：『拙掌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元丙戌（西元一二八六）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郛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西元一三一四）立春日顰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自之曰拙掌錄」。』

**第二十四種 事林廣記風月笑林嘲戲綺談一卷**，事林廣記舊本爲宋陳元靓撰，未見，今所據者爲元至元庚辰（西元一三四〇）良月鄭氏續誠堂刊本錄圖增新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增新者爲何人，已不詳。「增

新」本辛集下卷爲笑話書，內「風月笑林」，所載滑稽笑談原有二十六則，「嘲戲綺談」原有三十一則，今共選錄二十六則。

第二十五種 稗史志誠一卷，爲元仇遠所撰稗史中之一篇，今據說郛卷二十五全錄。

第二十六種 羣書通要滑稽類附嘲謔一卷，羣書通要，元人撰，名佚。其丙集卷之八人事門滑稽類附嘲謔，載有笑話二十六則，今據宛委別藏本選錄五則。

第二十七種 楷記室戲劇部選錄一卷，楷記室一書，明潘墳撰。其卷十四戲劇部原載有笑話七則，今據明嘉靖庚申（西元一五六〇）刻本選錄六則。

第二十八種 權子一卷，一名權子雜俎，明耿定向撰。其書旨在以笑話警世。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二子部小說類著錄：『耿定向權子雜俎一卷』，原注云：『一作羅鉞。』同卷雜家類則著錄爲『羅鉞權子雜俎二卷』。署羅氏本者，今未見。本編據明末杭州刊雪濤諸史本選錄五則。

第二十九種 山中一夕話一卷，明李贅撰。是書爲清代署笑笑先生者『本李卓吾先生所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所纂成。今所見原刊本，前有三台山人題于欲靜樓一序，序共三頁，惜已缺一頁。是書卷一題作『山中一夕話卷之一』，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士校閱。』卷三題作『山中一夕話卷之三，卓吾先生編次，一衲道人屠隆參閱。』又一卷卷前無大題，僅有『一衲道人屠隆參閱』一行，書口復標『卷三』。今據原刊本從卷七至十二共選錄十則。原刊本三台山人序所存第二三頁，遂錄如下：『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謂話果勝于書乎？不知積話成書，無書非話，因書及話，無話非書。奈今人讀書者多，善話者少，只緣未得快書，谿其襟懷，娛其心志，以致名言日減，佳話無聞。春光明媚，偶游句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陽，班荆道及，因出一編，蓋本李卓吾先生所輯開卷一笑，刪其陳腐，補其清新，凡宇宙間可喜可笑之事，齊諧遊戲之文，無不備載，顏曰山中一夕話。予見之，不禁

鶴喜。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言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譎浪詼諺，則歡聲滿座，是笑誠話之聖，而話實笑之君也。先生名書，其謂是歟？嗟呼！世之論卓吾者，每謂藏書不藏，焚書不焚，徒炎藜棗。詎意藏書、焚書之外，復有如許妙輯。予固知句曲、茅山，爲洞天福地，此中多異人，人多異書，不謂邂逅得此。此書行世，行看傳誦海宇，膾炙塵寰，笑柄橫生，談鋒日熾，時游東國，黼黻太平，不爲無補于世，謂話果勝于書乎？謂書果勝于話乎？書與話是一是二，未易爲兩。昔人觀山中一局棋，歸來已經隔世；若得山中一夕話，又不知幾更甲子矣。十年書寧足道耶？三台山人題于欲靜樓。』

第三十種 艾子後語一卷，明陸灼撰。是書本局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第一集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三十一種 艾子外語一卷，明屠本畯撰。是書本局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第一集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三十二種

憨子雜俎一卷，明屠本畯撰。是書本局已刊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三十三種 露書諸篇一卷，明姚旅撰露書卷之十二諧篇，共載笑話八十四則，今據明萬曆刊本選錄八則。

第三十四種 應諧錄一卷，明劉元卿纂，原共二十一則，今據明末杭州刊雪濤諧史本選錄十八則。

第三十五種 諧史一卷，舊題明徐渭撰。據趙旭初小說戲曲新考中國笑話提要所載，其友藏有刻本徐文長先生祕集，祕集第九卷，即爲諧史，共載笑話一百十六則。現未得徐文長祕集，據古今譚概及小說戲曲新考所載，共輯錄五則。

第三十六種 五雜俎一卷，明謝肇淛撰，原書卷十六事部四所敍皆所謂『可以資解頤』者，今據明刊本選錄十六則。

第三十七種 諧語一卷，爲明郭子章撰郭子六語之一。子章字相奎，吉安人。原書諧語共七卷，三百十一則，今據明萬曆戊申（西元一六〇八）刊本選錄十四則。其中蘇黃滑稽帖一種，僅見此書引錄。諧語序曰：『夫諧之于六語，無謂矣，顧詩有善謔之章，語有莞爾之戲，史記傳列滑稽，雕龍目著諧譏，邯

郭笑林、松玲解頤，則亦有不可廢者。顧諧有二：有無益于理亂，無關于名教，而禦人口給者，班生所謂口諧倡辯是也；有批龍鱗于談笑，息蠅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者，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是也。然淳于髡東方朔以前，猶有足稱，晉魏以後，至于盜削卵，握春杵，風斯下矣。甚之一語譏笑，因而賈罪，如劉蕡父蘇子瞻，可爲殷鑒。善觀諸者，取古今而並觀之，令自擇焉：上之如武公之不爲虐，下之如髡蒴之能回主；如劉如蘇，身之不能衛，而皇恤其他，則無戲言可矣。萬曆戊申冬十月十日泰和郭子章撰。』

**第三十八種 雅謔一卷**，原題「浮白齋主人述」。古今譚概卷二十五塞語部引此文第七十一則（原爲第十八十七則紅米飯條作「樗齋雅謔」），樗齋爲許自昌別號，此書或爲許自昌所撰述。原本一百三十八則，今據明末刊本錄存一百一十一則。笑笑錄卷四嘲稟生條引馮夢龍謔之曰『夫子絕糧于陳』云云，今見此書（此條未選錄），則作者又似爲馮夢龍，破愁一夕話十種中，雅謔亦爲其一，詳見下條。

**第三十九種 浮白主人笑林一卷**，明浮白主人選。原共一百四十五則，今據明刊破愁一夕話本選錄九十四則。破愁一夕話全書共十種，總目爲：笑林、雅謔、迷語、嘲妓、巧偶、山歌、酒令、牌譜、夾竹桃、挂枝兒。據清鈕琇觚臘續編：『吾吳馮夢龍，文多遊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年譜皆其所撰。』松竹書店所印掛枝兒、夾竹桃合刊有序謂：『會浮白主人持掛枝兒、夾竹桃二卷索余評語』云云，則浮白主人即馮夢龍也。

**第四十種 迂仙別記一卷**，明張夷令輯。原書卷帙不知若干，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專愚部第四『謔其尤二十四條』，今據全錄。

**第四十一種 七修類纂奇謔類一卷**，明郎瑛撰。瑛七修類纂及續纂共有奇謔類四卷，今據清耕烟草堂本選錄六則。

第四十二種 談言一卷，明江盈科撰。盈科字進之，常德桃源人。今據明末刊本全錄。

第四十三種 雪濤小說一卷，明江盈科撰。是書本局已列於中國筆記小說名著中，故本編不重收。

第四十四種 雪濤譜史一卷明江盈科撰。與雪濤小說同在盈科雪濤閣四小書中。原共一百六十則，今據明

未刊本選錄一百三十三則。原校梓人天都外史或天都逸士，冰華生或冰華居士，皆明新安潘之恆別號，之恆著有亘史，故書中附評又往往自署亘史。（之恆亘史，題署爲『天都逸史冰華生輯』。）譜史前有之恆引言，曰『善乎李君實先生之言曰：「孔父大聖，不廢莞爾，武公抑畏，猶資善謹。」仁義素張，何妨一弛，郁陶不開，非以滌性。唯達者坐空萬象，恣玩太虛，深不隱機，淺不觸的；猶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風忽來，枝葉披亞。有無窮之笑焉，豈復有禁哉？余故于雪濤氏有取焉耳。冰華居士題。』

第四十五種 謂浪四卷，明郁履行輯。原共九百二十則，今據明萬曆刊本選錄十四則。前原有萬曆戊午（一六一八）人日延陵穆尊素序，僅殘存三分之二，故不錄。

第四十六種 諧叢一卷，明鍾惺撰。諧叢爲明茂苑葉舟校鐫鍾伯敬先生祕集十五種中第十種，原共九十二則，今選錄十五則。十五種全書前有題辭，曰：『鍾伯敬先生，孕洞庭彭蠡之奇，抉汲冢西岩之祕，固已胸挂千秋，眼空一世矣。偶端居多暇，鉛槧時拈，或青韶麗景，玄序蕭辰，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上下數千百載，袁集一十五種，采名流之結撰，萃韻社之菁英，文欺月露，言可繼典謨，藻掞天葩，字字偏諧律呂，旣已披沙而金見，庶幾聚腋而裘成，占其片語，覺口角之生香，繹其全篇，恍心苗之灌雪，洵詞壇之鼓吹，藝苑之準繩也。憶余昔年寓石湖僧舍，波光簷影，映帶几簾，修竹數千竿，迎風旋。雖趣舍之大較，亦情量之懸殊，無足怪也。良工獨苦，慨丹井之難成，哲士云亡，驚彩雲之易散，

亟謀削策，永托藏山，庶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云耳。戊辰（西元一六二八）中秋，葉舟凌虛父題並書。』

第四十七種 笑贊一卷，明趙南星撰，原共七十二則，又附錄一則，今據明刊趙南星全集本選錄五十九則。笑贊前有題詞，曰：『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乏可笑者，世所傳笑談，乃其影子耳。時或憶及，爲之解頤，此孤居無聊之一助也。然亦可以談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爲機鋒之助，良非淺鮮。漫錄七十二則，各爲之贊，名笑贊云。』

第四十八種 笑禪錄一卷，明潘游龍撰。游龍用佛家語錄之形式撰是書，每節分「舉」「說」「頌」三段，以顯示出家與在家相似之笑話。今據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說郛續集卷四十五全錄。

第四十九種 笑府二卷，明馮夢龍編。是書共分八類、一百則，今據日本藤井孫兵衛刻本選錄五十三則，其中卷上方術類六則全刪。又日本刻本誤題爲「清墨憨齋主人編」，今改正。大連圖書館藏有墨憨齋主人撰笑府原本十三卷，惜未見。上卷前有序，曰：『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其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復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墨憨齋主人題。』

第五十種 廣笑府十三卷，明馮夢龍纂。卷一儒箴，卷二官箴，卷三九流，卷四方外，卷五口腹，卷六風懷，卷七貪吞，卷八尙氣，卷九偏駁，卷十嘲謔，卷十一諷諫，卷十二形體，卷十三雜記。今據襟霞閣主人重刊本每卷各選錄若干則，都凡九十四則。前有自序曰：『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

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原誤爲「之」），據笑府改）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復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廣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編猶云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他道是沒有個傍人兒觀，覲破了這意思兒也不過是個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與齊，只這般唧唧嚙嚙的，我也那裏工夫笑着你。我笑那李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鑼，和尚們去打木魚，弄兒窮活計；那會有什麼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達摩老臊胡來，把這些乾屎橛的渣兒，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張道陵、許旌陽，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濟，只這些未了精精兒到底來也只是一淘冤苦的鬼。住住住！還有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墨憨齋主人題。』案此序大半與笑府序相同，惟中插入「堯與舜」至「住住住」一大段而已。

**第五十一種 古今譚概**三十三卷，明馮夢龍纂。原書三十六卷，各卷爲部，現除第三十二、三十四、笑史三十五三部未選及外，其餘三十三部皆有選錄。清康熙丁未（西元一六六七）朱石鑄昆仲，刪譚概成古今笑三十四卷，（書口作笑史，李漁序則作古今笑史。）移癡絕部爲第一，專愚部爲第二，迂腐部爲第三，怪誕部爲第四，又刪去妖異部第三十四，非族部第三十五，以次移雜志部爲第三十四，遂爲三十四卷，而各卷條目又復有所刪削；其書僅卷一有書題，作『古今笑史卷之一，湖上笠翁鑒定，竹笑居士刪輯。』其餘標題及行款，皆仍馮本之舊。前有李漁古今笑史序，序末題記『時康熙丁未之仲春，湖上笠翁漫述

。」敘述馮夢龍改譚概名爲古今笑之緣由，及朱石鐘昆仲加以刪削、李漁於書名增史字之經過。是古笑史實出于譚概。今仍據明閩門葉昆池刊本古今譚概選錄，而附李漁序于後，又會見周遐壽藏書目著錄有「古今笑」三十六卷，明龍子猶纂，明墨憨齋刻本。此爲朱石鐘等刪輯前，古今譚概已改名爲「古今笑」之證。朱石鐘等刪本因有李漁序，清史稿藝文志三小說家著錄爲『古笑史三十四卷李漁撰』，清志著錄笑話書，僅此一種，竟錯誤如此，他可知矣。

第五十二種 新話撫粹詼諺類一卷，係明末世德堂刊本起北赤心子彙輯選鍥驥壇撫粹嚼麝譚苑書集卷五中之一種，原共十五則，今選錄六則。是書別題繡谷春容。

第五十三種 新話撫粹詼諺類一卷，亦爲起北赤心子彙輯選鍥驥壇撫粹嚼麝譚苑書集卷五中之一種，原共八則，今選錄六則。

第五十四種 精選雅笑一卷，係明豫章醉月子選輯雅俗同觀中之一種，原共六十八則，今據明末刊本選錄三十四則。

第五十五種 諧藪一卷，明人撰，名佚。原書卷帙若干，已不詳。今僅見古今譚概引一則，即據以入錄。  
第五十六種 明笑林一卷，古今譚概引是書三則並附評，撰人不詳。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五子部類書類著錄司馬泰廣說郛卷八十有張詩笑林，不知即此書否？司馬泰明嘉靖癸未（西元一五一三）進士，則張詩當係嘉靖以前人。又寄園寄所寄引笑林一則，不見于浮白主人所選本，而與此相近，今亦輯錄于此。

第五十七種 繢笑林一卷明人撰，名佚。今僅見古今譚概引一則，即據以入錄。  
第五十八種 解頤贊語一卷，明人撰，名佚。今據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輯錄一則。  
第五十九種 胡盧編一卷，明人撰，名佚。今據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輯錄一則。

第六十種 噴飯錄一卷，明人撰，名佚。今據清趙吉士寄園寄所輯錄四則。

第六十一種 笑海千金一卷，明人撰，名佚。見收于明末刊本新刻四民通用鰲頭萬寶事山卷十七。原共六十三則，今選錄十三則。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四有笑苑千金一冊，明晁瑩晁氏寶文堂書目作東坡笑苑千金，不知即萬寶事山所據本否？

第六十二種 時尚笑談一卷，明人撰，名佚。是書見秋夜月上卷中層附錄，原共四十七則，今據影印明刊本選錄二十三則。

第六十三種 華筵趣樂談笑酒令談笑門一卷，明人撰，名佚。明末刊本新刻華筵趣樂談笑酒令卷四談笑門，共收笑話六十九則，今選錄二十八則。原書別題博笑珠璣。

第六十四種 遣愁集一卷，清張貴勝纂輯，其卷之一解頤及絕倒二類集笑話若干則，今據清康熙戊辰（西元一六八八）家刻本選錄五則。又卷之九滑稽類集笑話若干則，以皆見于其它笑話書中，茲不錄。

第六十五種 三山笑史一卷，清人撰，名佚。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爲柳敬亭墓葬地疏謂：『三山居士，吳門

之異人也。』不知此三山笑史即出於此三山居士否？清梁章鉅巧對錄卷八引有一則，今即據以輯錄。

第六十六種 寄園寄所寄一卷，清趙吉士編。今據清康熙丙子（西元一六九六）原刊本卷十二插菊寄選錄話柄及笑談二類共十六則。

第六十七種 笑倒一卷，附半庵笑政一卷，清陳皋謨輯。是編在題署爲『咄咄夫原本，嗤嗤子增訂』之增訂一夕話新集第三卷中，後附半庵笑政。半庵笑政又見收于檀几叢書餘集卷上，署名爲陳皋謨獻可。一夕話原序後則題『戊戌春正月望日咄咄夫題于半庵』，可證咄咄夫即陳皋謨之別號。北京大學藏清武林文治堂刻一夕話二刻五十二種，又藏一夕話十卷殘本，均題『咄咄夫纂輯』，又一夕話封面復標稱『咄咄夫別集之三』，卷首有自序，末署『康熙戊口』，則增訂新集本之戊戌，即康熙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一

八）。作者自稱纂輯，意在說明此書材料有係轉錄而成者。如增訂新集卷六中類談一種，即爲全由古今譚概鈔襲而來。增訂新集本較原本有繁簡之分，如半庵笑政，檀几叢書本即與增訂新集本有出入。今據增訂新集本笑倒選錄三十五則；仍據檀几叢書本附錄半庵笑政于後。附錄一夕話序於下：『莫怪一夕之間有許多饒舌也。古今一旦暮爾，孩髦一夢覺爾。竊聞堯、舜中天，方屬正午；不知今夕何夕，曾交未申時否？嗟乎哉，蒼蒼者天，茫茫者地，即不幻出無數皮囊，亦覺饒有別趣，何苦板板捏住輪迴，奪頭誘人于生生死死之中，復誘人于不生不死之地哉！因悟天地無人，殊大寂寞，定不可少此萬億陪堂，演此一本大戲文來也。咄咄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生且淨丑中那脚色，更知演到第幾出將半本末？一夕思煩神躁，忽欲邀天地于几案而問答之，而又苦聲臭都無，不可理會，因大呼曰：「天何言哉！夕死可矣。」于是從無可消遣中覓一消遣法，唯有對快士作快談，代爲天地設一傳宣官而已。因與口先鋒約曰：「今夕大悶，賴爾能顧我，原爲天地輪迴，今且欲輪迴天地也。話須冲破斗牛，慎勿效俗儒喋喋，不合人點首勿話，不令人拍案勿話，不令人忽笑忽哭，不令人忽欲手舞足蹈勿話，如有聽之欲臥者皆汝罪，若不話寧但作咄咄聲，悶氣猶得從此處發泄也。」爰集一種話，聊破一夕顛。若以爲勝十年讀書也，則吾豈敢。時戊戌春正月望日，咄咄夫題于半庵。』

第六十八種 增訂解人頤新集一卷，清趙恬養撰。原書全帙凡二十五卷，每卷題署均作『鑑湖釣叟趙恬養涉筆』，而鄭弘烈序則以爲胡澹菴增刪，何以兩歧，疑不能明也。今據雍正原刊本卷十九古今流傳雅集中譏諷、詼諧二類選錄五則。錄胡序於下，序曰：『易曰：「憧憧往來，明從爾思。」蓋謂人生知識而後，患得患失，一種俗情橫塞胸臆，睡夢中尙且爭名較利，况醒時而能擺脫索乎？終其身于憂愁困苦之中，而不能快然一解頤者宜也。然則解人頤之書尙矣，其膾炙于人口者有年，予之佩服于心者亦匪朝夕，自初集、二集，歷觀悉覽，誦讀咏歌，俱言性命，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最足興感人意。雖然，辭非

不達也，而或病其贅疣，義非不善也，而或嫌未兼該，乃胡子澹菴從而刪之，從而增之，間詬陳言，時標新旨，集腋成裘，會川作海，一切吉凶悔吝，消長得失，隨地隨時，本分而外，不加毫末，深有合乎易之數，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則在可解頤也。是書成，必價重連城，紙貴洛陽矣。然而胡子之頤，猶夫向之頤，我則知之；胡子之解其頤，非猶夫向之解，視夫人之解其頤者之有加而無已者，更可知也。是之謂解人頤之新集。雍正三年（西元一七二五）八月既望，同學弟鄭弘烈聖蹊氏題于金陵之館舍。』

第六十九種 笑得好初二集二卷，清石成金撰。作者欲『以笑話醒人』，每則後均附有「評列」。是書翻刻本多有刪節。清光緒辛巳（西元一八八一），有號指迷道人者，竟將石氏書加以割裂，據爲已有。並石氏原序亦一字不改，而妄署爲『光緒辛巳年夏五月指迷道人題于申江旅舍』，第二年壬午（西元一八八二）夏六月，又有評花館主據指迷道人本開雕，號稱新評笑得好，又別題爲異談笑叢錄，凡此皆是書之贗本。今據乾隆四年（西元一七三九）原刊家寶二集人事通正續全本選錄一百六十三則。錄自敍如下，敍曰：『人性皆善。要知世無不好之人，其人之不好者，總由物欲昏蔽，俗習薰陶，染成痼疾，醫藥難痊，墨子之悲，深可痛也。即有賢者，雖以嘉言法語，大聲疾呼，奈何迷而不悟，豈獨不警于心，更且不入于耳，此則言如不言，彼則聽如不聽，真堪浩嘆哉。正言聞之欲睡，笑話聽之恐後，今人之恆情。夫旣以正言訓之而不聽，曷若以笑話怵之之爲得乎。予乃著笑話書一部，評列警醒，令讀者凡有過愆，偏私，矇昧貪癡之種種，聞予之笑，悉皆慚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書。或有怪予立意雖佳，但語傷剋毒，令聞者難當，未免破笑成怒，大非聖言含蘊之比，豈不以美意而種恨因乎？予謂沉疴痼疾，非用猛藥，何能起死回生；若聽予之笑，不自悔改而反生怒恨者，是病已垂危，醫進良藥，尙遲疑不服，轉咎藥性之猛烈，思欲體健身安，何可得哉？但願聽笑者，入耳警心，則人性之